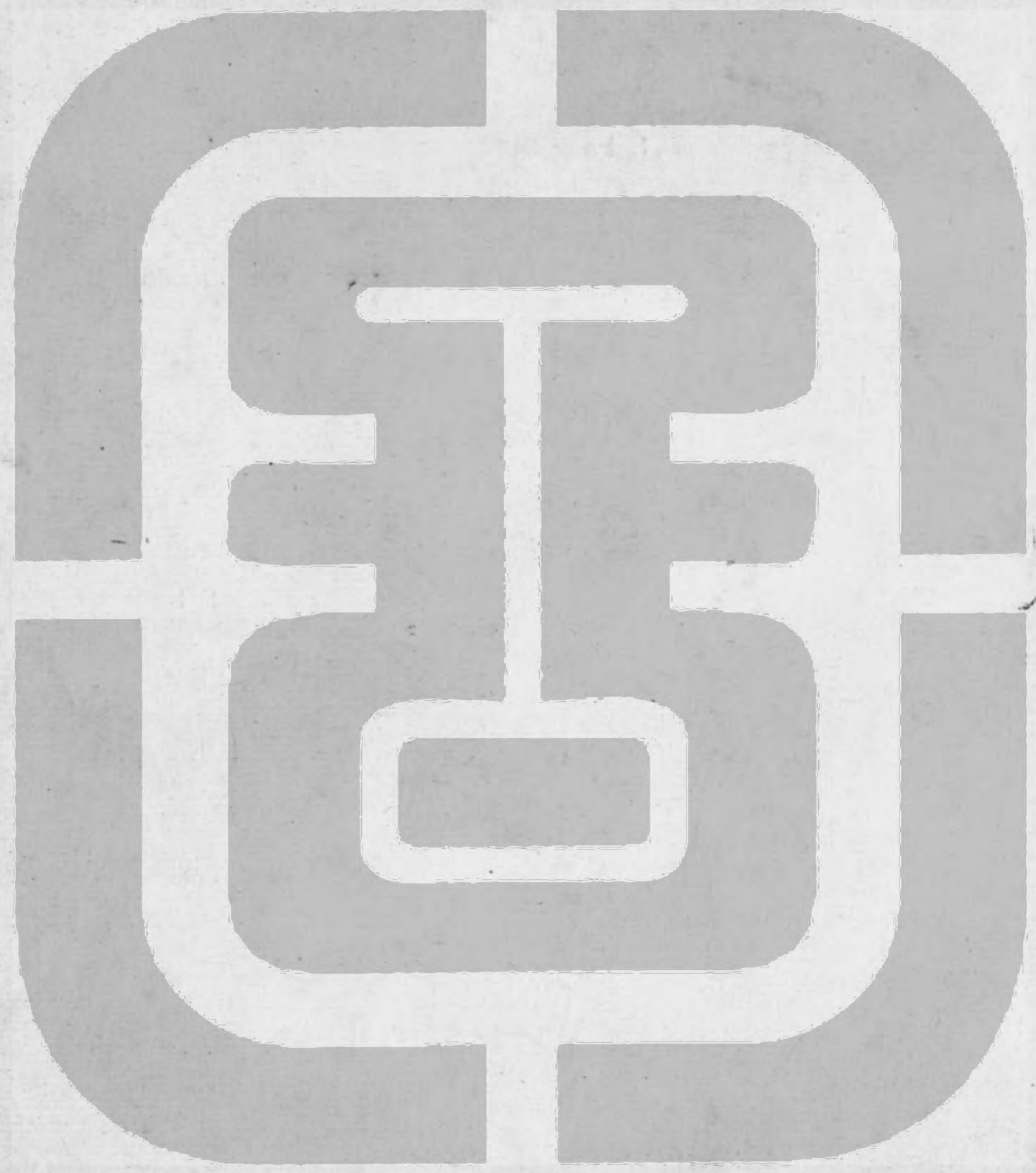


官回籍省祭

前件依奉轉行南樂縣等縣省

捌月初柒日奉

吏部星字壹千壹百壹拾柒號勘合劄付壹道計叁件

壹件違例起送事類行大名府查提違例

招由回報施行毋

果無礙取具原

白呼說以憑施

前件依奉將大名縣兩考給由赴部

壹件除授官員事類行後開衙門轉

前件依奉轉取魏縣主簿魏鵬到

壹件省祭事類行南北直隸并浙江等

仁廟聖政記卷之上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諱高熾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嫡長子

母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生於鳳陽是夕

仁孝皇后夢冠冕執圭者上謁寤而生

帝自幼端重沉靜言動有經四五歲宮中聞讀書輒喜自是書冊翰墨不去手稍長習射數日輒造精藝發無不中左右問何若是巧也曰心志既正無難者然絶口不自矜蓋於馳射及奇巧玩適之具悉非所好獨好學問日從儒臣論說不厭洪武二

十八年閏九月壬午授金冊金寶命為燕世子
太祖皇帝思宗藩之重特召秦晉燕周四世子朝夕
親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皇城四門衛士
帝還奏獨後
太祖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侯其飢食乃閱之
故後
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又命分閱中外庶
民奏疏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闕
宗社大計者白之
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之不
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不敢忽顧小過失不
足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嘗問之曰堯九年之水
湯七年之旱當時百姓奚所時對曰時一聖人有
恤民之政耳自是益見重逮
太宗皇帝舉兵靖難奉命居守時將士精銳者皆從
征城中所余老弱不及什一旦暮督治守備及禦
敵之具撫綏城中兵民人人欣悅咨求老於兵施
及才識文吏與之同事推誠待之皆為盡心每四
鼓以起二鼓乃息左右或以過勤為言者荅曰
君父身冒艱險在外此豈為子優逸時且根本之地
敵人所必趨者豈得不為豫備而凡有所施為必
先稟命
仁孝皇后無幾李景隆等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是

時城中守備已完雖老疾羸弱不及萬人
帝鼓舞激勸下至婦人小子皆奮效力更番乘城晝
夜拒敵雖矢石交下人心不變數夜遣人開門斫
敵營敵驚亂自救或至明乃定景隆等圍城久不
下又兵士夜不得寧息遂退營十數里無幾
太宗皇帝得報引兵馳歸擊之
帝亦出城中兵夾擊景隆等狼狽大敗散走時二郎
王高煦數出從
太宗皇帝三群王高燧晉佐居守宦寺黃儼以高燧
之幼鍾愛也為媒孽奪嫡之計將為已利使其黨
往來餚譽高燧而短
帝又謂
帝將為朝廷固守圮平以拒父也

太宗皇帝以問高煦曰爾兄素孝那當有此高煦曰
凡誠孝但在
太祖時果與太孫善也
太宗不荅會朝廷用方孝孺之策遣使持書授帝為
離間
帝得之不啓緘即遣人賫書并械其使詣軍前白之
而儼已先遣人馳報
太宗曰世子與朝中通謀使者持書至矣言未既
帝所遣亦至
太宗發書覽之歎曰吾父子至愛尚見說間矧君臣
間而姦人不吾毀乎有間
帝曰亦知人所以相說者乎曰不知曰是可以不知
乎曰吾所當知者恭盡子職而已

太宗皇帝既正大位升北平為北京以其地大民衆
且藩邸之舊仍命
帝居守而高煦先隨
太宗入南京方潛謀儲位
太宗即遣之還北京而簡賢才馬京輩數人往輔
帝且諭京等曰此朕之嫡長也永樂二年二月遣隆
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召
帝及高煦至南京授
帝金冊金寶立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
王國朝廷制中外政務有成式者啓
皇太子施行大事悉奏請時
太宗皇帝欲天下皆歸心於
帝凡有寬貸悉付
帝行之
帝亦孜孜惟仁之施或有水旱飢饉兵民失所未嘗
不戚焉思有以賑恤之每諭文武大臣曰卿等為
國柱石宜深体
至尊聖仁以惠黔黎毋為苛刻以搖邦本其後監國
所惠被下人甚厚故天下咸屬心焉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七月辛卯
太宗皇帝以征虜寇上賓于行在先日遣命皇太子
即皇帝位八月甲辰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
士楊榮御馬監少監海壽傳
遺命至北京
帝哭慟幾絕強起拜受命既而命尚書蹇義大學士
楊榮楊士奇議一應合行事宜及同礼部尚書呂

癸丑在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上箋勸進其詞曰自昔帝王之垂統皆傳嫡長以興邦斯神聖之遠圖寔國家之常典恭惟大行皇帝文武聖神高明廣大爰當即位之始首為繼体之圖誠以皇太子殿下嫡長仁明剛健中正實能子育姓姓慹柔百神特命正位東宮以隆國本而渙頒綸詔敷告庶邦受撫軍監國之大權攝尊祖配天之大祀天命允屬人心咸歸於今二十余年實係宗社之重茲者

大行皇帝遺命殿下早登大寶表正萬邦蓋其建立於昔時正望續承於今日今殿下孝思罔極未即欽承夫神器不可以暫虛天位不可以暫曠伏望仰遵先志少抑哀情從天意順人心早臨九五之位闡聖文恢神武蓋隆繼述之圖箋上令諭荅曰卿等惓惓忠於憂國終天之慟方切予心遽繼統之有閒豈哀誠之能忍所請不允

甲寅文武群臣軍民耆老人等伏闕上箋勸進其詞曰帝王垂統建永世之基圖嫡長相傳嗣萬年之曆數國家舉典古今所同恭惟大行皇帝德合乾坤明同日月以武功定禍亂以文教致太平經國之謀存於宋遠自登大宝首建皇

儲誠以
皇太子殿下聖學日新英資天錫上足繼承於大統
下足撫按於生民綸命渙頒輿情允愜伏惟
殿下正位以来問安視膳孝行配於前王贊政施仁
令譽達於天下合
天心而
郊廟
社稷之供享得人望而謳歌朝覲之攸同天與人歸
二十餘載茲者不幸
大行皇帝賓天四海兆民如喪考妣天下豈可以無
主神器豈可以暫虛合羣庶以順天而應人未賜
允俞尚持謙遜雖終天之痛難抑於為國之計何
如願寬一已之哀情以定萬世之大計臣等俯伏
闕門恭候
俞旨幸賜矜明之斷以慰億兆之心箋上令諭荅曰
卿等盡忠國家經慮弘遠大寶之位雖難久虛今
梓宮在庭山陵未畢父子至性其寧息之所請不允
丙辰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僧道人等
伏闕上表言自大禹以来國統之傳必歸嫡長至
商至周賢聖之君率由斯道是以治致隆盛享國
久長三代而下漢唐宋之盛除亦莫不由於斯也
我
太祖高皇帝以大聖之資致治保邦率遵隆古承祧
繼統必在長嫡著之
祖訓垂法萬年
大行皇帝以聖繼聖雖一政一令必循舊章而經國

宏謨尤所致慎是以即位之初首建儲副所以定邦本所以一人心正國家之大分貽太平於永遠伏惟

皇太子殿下旣嫡且長名分以正而緝熙聖學日新膺德自膺冊宝監國兩京二十余年孝行通于神明仁心昭於四海待臣以礼視民如傷燭於物情達於治体盡四海兆庶咸仰望歸向以為将来太平之主也人心如此天意可知今

大行皇帝上賓遺命屬以繼統係

宗社之重副

天人之心命下累日不聞欽承臣民三上章勸進亦不蒙允從辭情遑遑實所未喻夫為天下國家者其孝在於安宗社固基業以為重忽其重計又久稽於遺命聖賢之孝殆不如此伏望

殿下少回聖心早正天位以慰人望臣等惓惓愚衷有進無退俯伏闕下佇聆德音表上下令禮部臣曰

大行皇帝上賓遺命耿躬俾承大統顧在哀疾不忍遽承而親王文武辟臣軍民耆老至四夷朝使同秉一心奉表勸進却而復至三四未已國之大計不敢以不從人之忠告不可以終拒爾禮部擇日

宗廟

社稷予即皇帝位其具儀以聞

丁已以嗣位遣英國公張輔告
天地定國公徐景昌告
宗廟宰陽侯陳懋告
社稷
上躬告
凡筵即皇帝位將即位中官傳旨鴻臚寺百官兌上
表賀行拜三叩頭禮赴承天門外聽詔鴻臚寺宣
旨訖
上登寶位朝群臣大赦天下詔曰朕惟
上天生民爰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於泰和純御華
夷同躋於熙皞我
先皇帝奉天撫運治化高於百王文德武功聲教於
四海比緣邊警釁龍馭以親征逮及凱旋竟暴湖
之升遐遺命神器付予耿躬顧哀疚之方深豈遵
承之遽忍親王公侯駙馬伯文武臣寮軍民耆老
四夷朝貢之使俯伏闕下奉表勸進以為天位不
可以久虛生民不可以無主長嫡承統國家常經
陳詞再三瀝懇勤切用是仰遵
遺命
俯徇輿情已於八月十五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即皇帝位奉
祖考之洪祐仰
聖神之永圖厲茲菲祚之初宣布維新之命其以明

年為洪熙元年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於戲君
民一体愛人必務於寛弘賞罰有經為國必彰於
明信尚賴文武賢猶中外良臣攄乃忠貞匡輔不
逮用承鴻業陰國家永遠之基嘉惠群黎廣海宇
治平之福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八月戊午復前户部尚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首釋原吉於頴繫慰勞之
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官衣服被褥帷帳咸備
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塋
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
遽去卿云有喪服乎遂番賛輔賜原吉米十石鈔
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屬護母喪歸塋仍命
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塋事
復刑部尚書吳中在侍郎楊勉官
陞錦衣衛千户畢成俱為本衛指揮僉事
徵鎮守大同前軍都督僉事劉鑑鎮守宣府後軍
都督僉事王玉還仍令都指揮使王禮鎮守宣府
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
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官子歷事未廣不無望於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
保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二俸
俱給義頓首曰此非愚臣所克勝惟犬馬之誠不

敢不盡

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户部右侍郎俱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仍兼華蓋殿大學士陞前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為通政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内制不預所陞戎務陞前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脩楊溥為翰林院學士前司經局正字金問為翰林院脩撰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奏比来校尉上直屢失所懸銅牌銅牌所憑關防出入者請治之以懲

上曰昨日下詔赦有罪令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不信信為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九月癸酉朔

禮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尊謚議曰伏惟天地之大化育之妙不可得而名然聖人有乾元坤元之稱大哉至哉之贊者所以明其道德功用至盛極大無以復加也維

帝與

后上配天地其功德隆盛則尊號徽稱告于天而薦之刻諸玉簡昭示無極此萬世不易之大典也恭惟

大行皇帝以正嫡履天位具大而能化之聖聖而不

可測之神法天之行與天合德聰明睿智經慮弘
遠賞罰之行必信必公奉承
郊廟必恭必誠宣布政令悉循舊章恢弘仁化廣大
而無外勵積治理剛健而不息靖內難於幾危保
宗社於再安復交阯郡縣於數千載之後謳謨北殘
虜於數萬里之外輿圖之廣曠古無倫綏和靖
悉馴悉服推誠待下任用不疑臨決死刑四五覆
奏登才俊以圖治興學校以隆化輯四經五書性
理之大全撫為善陰隲孝順之明徵微顯闡幽垂
訓無極制作之備典章之葉雖堯舜禹湯文武之
盛不是過也恭惟
仁孝皇后毓自元勳盛德之家齋一誠莊睿明聖善
純乎天稟之仁渾乎坤德之厚祗敬以奉
宗廟肅雍以表宮壼寬惠以待下慈愛以及物恭儉
勞勤相中興之洪業含弘光大隆天下之母儀內
訓之典勸善之書垂範萬年雖姜任之盛無以過
也仰惟
二聖靈御在天功德高明比隆日月臣等謹遵古典
徵謚法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体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
號太宗
仁孝皇后尊謚曰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謹議
上立受之覽畢流涕不已遂以謚議封翰林院譔謚
冊　以鈔法不通定用鈔中塩則例初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阻滯蓋由散出太多
宜設法廣斂之民間鈔必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斂
之之道原吉對曰斂之易者莫若許有鈔之家中
鹽
上曰此可一時權宜俟鈔法通即止然必稍寬為
則例而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襲義
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
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
建廣東每引百貫輸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
上曰然其速行之

乙亥陞翰林院侍讀王英為本院侍讀學士侍
講王偁撰林誌檢討錢習礼為侍
讀檢討余學夔五經博士王進為侍講　中軍都
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
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
古達於脩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
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徃徃
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
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
政司引奏六科辨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
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科辨事以圖報效
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
無忝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
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
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

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工部尚書黃福勅曰卿國家老成人久勞于外朕篤念不忘亟欲見卿即馳驛還京以副延佇之意
癸未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宗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
上釋衰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期
上不聽命以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六部都察院共奏
上宜服素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
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期素帶麻衣麻

經朝退仍衰服
乙酉文武群臣上表請立皇后　增諸王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于外旦朕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於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憲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憲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憲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憲支本色瀋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余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憲支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憲支本色遼府加米千石通前二千石憲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憲支本色

秦府原禄一萬石内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
石支本色余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千七百石通
前二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
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
萬石　遣鎮守交阯中山山壽賚勑諭交阯頭目
黎利勑曰爾本良善又秉歸向之誠但以有司失
於撫綏致懷疑畏潜遁山林未遂素志今大赦之
後盡洗前過咸與更新特遣人賚勑諭爾授爾清
化府知府撫一郡之民宜即就戢以副朕推誠大
人之意蓋壽於
上前力言利與已相孚令往諭之必來歸
上曰賊狡詐非爾所知或為所給則賊勢日滋不易
制也壽叩頭言如臣往諭而彼不來臣當萬死遂
降是勑
丁亥改淮府右長史王荣為吏科左給事中荆
府右長史曹曼齡為翰林脩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
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上謂翰林儒臣曰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
来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
者卿等悉朕為言當審其可否即行之庶幾少紓
人困　是日交阯都指揮同知陳忠與賊戰死之
忠臨淮人初為寛河衛副千户以靖難功積官至
綏德衛指揮同知坐事謫戍廣西從總兵官征交
於箇招市舉小船入江劫黎季釐水寨從横海將
軍攻都邦城先登累戰皆奮身陷陣復戰為交州

左衛指揮同知官軍敗賊於酅子関及諸海口忠
皆有勞績安謨海洋水戰忠聯戰艦斬獲為多又
從敗賊於奇羅荷花海口及昆侍山等黎賊父子
及陳季擴阮帥等就禽忠悉與有勞陞交阯都指
揮同知征東潮州禽偽知院阮事龍虎大將軍吳
忠至是叛賊黎利寇清化忠與戰為飛鎗所中而
歿事聞命礼部於卹典加厚云

庚寅黜大常寺少卿周訥為交阯升華府知府

訥永樂中為礼部祠祭郎中嘗再上疏請封禪
太宗皇帝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
至是来朝

上曰諫佞之人宜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辛卯陞翰林脩撰陳循為本院侍講行人司行人
吳澤都察院司務吳良及進士夏時得敬焦起
良張崇郭永清俱為給事中澤任兵科良刑科時
户科敬起良俱吏科崇礼科永清工科

癸巳寧王權奏欲来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荅曰叔欲来見感親愛之厚姪承叔親厚有
素今欲見叔亦切惓惓但以
祖訓不敢遠也計諒此誠所云寄居江西非所封之
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蓋江西之地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甲午 文武群臣上表請建
皇太子其詞曰
聖皇撫運寔膺南面之尊長子承祧必正東宮之位
所以立國家之大本繫天下之人心恭惟

皇帝陛下膺智聰明聖神文武承
太宗付託之重隆大孝繼述之誠信義立而礼教行
賞罰公而德施溥天地合德育群生於覆載之中
日月同明統萬國於照臨之下輿圖廣大亘古所
無治化照敷於今彌盛而猶虛主器未建儲宮曠
前代之弘規稽
聖朝之茂典惟
皇太孫為聖嗣之長嫡稟膺德之重華績學著時敏
之功脩業表日新之實問安視膳孝行夙彰恤物
愛民仁聲遠播誠宜早居儲位上副 宸厥将以
承 宗廟之明禋傳
祖宗之神器此帝王重計古今通誼而不可以緩者
也臣等俯瀝懇忱仰祈俞旨不勝下情惓切之至
表上 勑荅曰覽表具悉建儲國之大事朕不敢
私亦何敢忽顧即位之初恩澤之施未治家國卿
等所請其姑緩之
丙申 文武群臣再上表請建
皇太子其詔曰聖人居大寶之尊立儲副之位所以
正天倫隆國本繫人心肇自有夏及於成周聖哲
之君承由斯道傳嗣久長萬世不易恭惟
皇帝陛下德同天地明昭日月承
太祖高皇帝之基圖紹
太宗文皇帝之謨烈嗣承大統渙發綸音昭大孝以
尊親敷至仁而及物普天之下歡欣感戴惟儲位
未匹邦家之本若此為重伏惟
皇太孫以嫡以長既明且仁德業緝熙孝友兼著誠

誼以承　宗祧貞萬國凡在中外之臣億兆之衆
皆顒然仰望以居儲副之位臣等近已合其進奏
未賜允俞謹再竭悃誠冒干斧鉞伏望俯從衆言
明詔所司擇日舉行建儲之禮以定國家之大本
副臣民之願望臣等不勝下情懇祚之至表上賜
勅荅曰覽表具悉太子國之大本比者親王固請
早建卿等復行懇奏皆原忠愛之尊朕亦惟國之
重寄所繫其立嫡長子為皇太子礼部卜曰具儀
以聞

丁酉進少保兼吏部尚書甯義為少傅禮部左
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為少保俱兼戸部
故太常寺卿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楊榮
為太子太傅置謹身殿大學士命兼之戸部右侍
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金幼孜為太子
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陞吏科給事中陳山為左
春坊左庶子左春坊左中允張瑛為右春坊右中
允載綸為右春坊右諭德

戊戌賜少傅兼吏部尚書甯義少保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
其文曰綸恣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之舊臣
祗事
先帝二十余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
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群
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
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尽誠

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庚子監察御史金安上言四事一曰任賢賢者國家之利器不可一日而無古之聖王勞於求賢逸於用人古聖尚然況後世乎邇者明詔有云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堪任用者所司薦奉以聞夫惟賢知賢今緊令所司薦奉恐未能出於公宜令在內五品以上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奉所知嚴其繆奉之罪如此則朝廷有得賢之實二曰固本盖京師者四方之本世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所都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於此三十余年

宗社奠安生民無事且

皇祖陵寢所在宜命皇子之賢者承重兵以鎮之外以杜覬覦之心內以壯兩京之勢他日回鑾亦可以省東南轉輸勞費此古人居重馭輕之策不可以不加意三曰講武盖兵者所以威四夷安諸夏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備不虞邇者王師北歸休逸以久宜擇將臣有勇畧者承之以時操練精其藝能有備如此則外侮不足憂矣四曰裕民盖民為邦本今四海之廣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顛連困苦者欲得安逸皆所當恤宜選廉幹親民之官常專撫卹不得數更如此則上下交孚本固而邦寧矣惟

皇上留意

上嘉納之

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諭少傅兼吏部尚書夔義曰朕嗣位以来文武大臣皆有進戒此人在外不無希覬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義對曰漠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畧示優待此懷遠之道也

上曰然天地戒名器所不諳庸人所諳惟師為重可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戒事耳

十月壬寅朔

上御思善門選東宮屬加安遠侯柳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禄俱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為太子太師户部尚書夏原吉為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為太子少保震原吉慶皆尚書如故户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俱兼詹事府詹事太僕寺卿郭敦為户部左侍郎及吏部左侍郎郭進俱兼少詹事改進名璉陞監察御史黃宗載艾良俱為詹事府丞曾棨為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璞為右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述為左春坊左諭德仍兼翰林院侍讀改左春坊左諭德張瑛為右春坊右諭德戴綸俱為司經局洗馬刑部主事張宗璉中書舍人張侗俱為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編脩徐永達林長楙俱為右春坊

右中允蘭從善為左春坊左贊善國子監助教王
讓為右春坊右贊善翰林院檢討蔣騭中書舍人
高岱俱為左春坊左司直郎吏科給事中蔣先國
子監博士張景良俱為右春坊右司直郎
戊申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
中收貯
上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
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奏章乃積於通
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
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
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覽焉又諭之曰為近臣當
究事理恤民難毋徒苟應故事也

已酉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太傅安遠侯柳
升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持節及金冊金寶冊妃
張氏為皇后冊文曰朕祗膺景命統紹鴻基永為
治教之先宜重彝倫之本家人正內外之位所以
定天下閨睢詠后妃之德所以美王化聖經所紀
萬世攸承咨爾張氏淑慎懿恭齊莊誠一早膺
皇祖之命用登嬪予之選孝事
皇妣秉恭順匪懈之悃於予夙夜備儆戒相成之益
有琴瑟和樂之懿有環珮雍容之儀真靜以率身
寬惠以逮下至化興樛木之詠嘉慶衍螽斯之祥
協贊春宮二十餘載朕已欽承於大統爾宜正位
于中宮特遣使賫冊寶立爾為皇后於戲配皇極
之尊奉

神灵之統表正六宮毋儀天下惟純儉可以裕德惟
靖恭可以輔治惟仁可以睦族惟善可以進賢有
初匪艱慎終惟吉遠稽聖后之道欽承
皇妣之規益懋芳猷永膺天禄欽哉命太保寧陽侯
陳懋少保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持節冊郭氏
為貴妃冊文曰朕惟邦國之治實始於家齊化理
之基必資乎内德茲纘承於大統肇建立於中宮
茂簡賛輔之賢爰賢褒崇之命咨爾郭氏毓自勲
閥選嬪春宮柔順靖恭齊莊静一進退謹珩璜之
節雍容著詩礼之華比德古先爾有葛覃勤儉之
美致恭夙夜予有鷄鳴儆戒之資宜升揄翟之榮
以冠軒龍之二特封爾為貴妃於戲統四海而先
内治益隆輔佐之誠率九儀以副毋儀尚佇徽猷
之懋惟謙以育德惟善以裕窮惟順以協睦宗姻
惟敬以相承禋祀永綏寵禄光我訓詞欽哉命太
子太保成山侯王通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呂震持
節冊李氏為賢妃冊文曰朕祗紹鴻圖恭思化本
先聖所訓為國必始於家王政之經治内以及乎
外肇正中宮之位宜崇二佐之賢咨爾李氏選嬪
春宮積有年歲克謹啚史之戒動循珩珮之和屬
茲序升均宣恩命錫之褕翟俾副軒龍特封爾為
賢妃於戲帝王統御於邦家宮壼必資於輔佐惟
謙以育德惟善以裕躬惟順以協睦宗姻惟敬以
相承禋祀永綏寵禄光我命詞
辛亥詔天曰曰朕惟治理必先正内所以崇王
化之基承統必重建儲所以厚國家之本乃若衆

建宗室式以永壯藩維帝王之大經典章斯在朕
祗承天序君主萬邦顧茲臨御之初方切維新之
治念德澤之未究耿夙夜其靡寧而親王勳臣文
武百辟志存愛國咸懷永圖屢表攄成請立皇后
建皇太子稽率舊章勉循衆志已於十月初八日
冊立妃張氏為皇后十一日冊立嫡長子
為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墡為
襄王瞻堈為荊王瞻墺為淮王瞻塏為滕王瞻自
為梁王瞻埏為衛王漢王嫡子瞻坦為漢世子次
子瞻垐為濟陽王瞻域為臨淄王瞻梓為昌樂王
瞻墿為淄川王瞻坪為齊東王瞻壔為任城王瞻
垠為海豐王瞻邦為新泰王趙王長子瞻垓為趙
世子次子瞻塙為安陽王命秦隱王庶長子志均
襲封秦王楚昭王世子孟烷襲封楚王蜀獻王嫡
孫友堉襲封蜀王肅莊王庶長子瞻焰襲封肅王
遼簡王世子貴烚襲封遼王伊厲王庶長子顒炔
襲封伊王封蜀獻王之子悅烯為永川王孫友坿
為黔江王友壎為羅江王代王之子遜炘為潞城
王遜堪為山陰王遜燂為襄垣王遜烇為灵丘王
遼簡王之子貴烰為益陽王貴渭為湘陰王遺熒
為衡陽王韓憲王之子冲焋為樂平王瀋王之子
佶焞為武鄉王佶烽為陵川王佶煟為平遥王於
戲惇叙彝倫自家邦以達乎天下鞏固
宗社隆本支以傳於萬年用弘仁厚之風永協雍熙
之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癸丑大理寺奏决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
德政罔俾無辜令究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
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
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
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至榻前論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
擬大逆不道徃徃出於羅織假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審
意其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徃
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同審

乙卯

上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
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
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称識見優
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
舉之人徇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
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
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
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
實材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沙籠加率頭目亦失吟等
来朝乞授亦失吟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遽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来朝今尚為千百户者其心必不安矣彼
既不安汝得此戝豈能自安但永堅忠誠不患無
官戝也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吟等沙幣有差命禮

部厚待之遣還因謂尚書呂震曰
祖宗官戚當為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吏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禄之費
似亦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禄何為不輕授哉吾
重官戚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
失衆人亦不可也
丁巳户部奏京師歲用粮五百萬石今江南歲
運栽三百余萬石不足以供請自来歲於淮安等
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
戊午兗遠安王貴熿巳東王貴煌為庶人勅曰
送終人子之大事爾兄弟父薨不奔喪五刑三千
莫大不孝國之正法朕不敢私今並削爵降為庶
人於簡王墳園居住原授遠安王巳東王冊印封
識付使者歸納原隨校尉悉回京其深自循省改
過勉行以副朝廷優容之意並二人前嘗誣告其
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群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
遂有是命
丁卯禮部引即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
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
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
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
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
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

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戊辰風寒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幹賞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捄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温言人猶感勵況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萬物為一体況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輔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民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

十一月壬申朔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倫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勅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充貢蓋孝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充廣於太學若在鄉孝全未成而望有成於國家焉有此理

癸酉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
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
率轉徙歟抑年飢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
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
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旱奏賑恤有稽遠者
守令處重罪

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群臣進言者寡勑諭之曰朕以菲德
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
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
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
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
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令人困於下
而不得聞弊瘼於習而不知革為國以得賢為重
事君以進賢為忠今居官者或廉貪雜處賢否無
別其何以望治效典兵者或部位不實紀律不肅
其何以嚴防禦仕者之祿不足而冗食之員甚衆
法吏所尚平恕而罪人或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
務夫豈皆適於中近者如斯何以法遠豈非憲紀
不振言路猶壅夫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賢者必進
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國家
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体相
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
君子之意

乙亥交阯恭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奏黎
利反事賜勑報曰已有勑赦黎利罪命為清化知

府令內官山壽賫往諭意待山壽至彼爾等察其
近情何如與山壽計議停當奏来　遣使賫勅諭
兀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
天朕已欽奉
天命継承大位立宰天下凡四方萬國之人罪無大
小悉已赦宥若元良哈官民能敬順
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来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将来必
為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　改大理寺卿楊
特習為交阯按察司按察使紀諄為交阯布政使
司左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為大理寺右
少卿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復大理寺右少卿虞謙本寺卿
從趙王高燧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趙王高燧先
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
無事而虛擁三衛軍士亦虛受粮賜請以常
山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番中護衛供
上不納王遣季通往復再三固執前意至是以書諭
王曰賢弟忠存
社稷憂在國家河間東平之賢無以過矣盛心不可
以固遠令從所請令兵部存番中護衛及添設群
牧千户一所以賢弟府中惟兄弟與如手如足銘
著于心何日忘之　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軍

更番於京師操備可之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
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
令畢農事而後来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悞

丙子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罷不
急之務以紓民爾為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撫綏
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
此皆爾等不戢之故昨勅群臣詢民瘼固有知而
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功近民非不知也
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
事不便悉具来聞朕為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
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
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
人所以戒無遠也

庚辰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矣書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為嗣君者往往作聰
明亂舊章而率至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余歲
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
秦晋周世子皆在
太祖間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
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
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禄永遠者朕寤寐
不忘今已命司礼監刋印将賜諸子及弟姪侍臣
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内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復往交阯閘辨金銀珠香
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邑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
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
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内
閒百方請求左右為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
荅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癸未遣監察御史湯燮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
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民
之官不体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
令遣爾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事為脂韋諂
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
迎而為政簡易民悦服之者有雷於用刑巧於
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
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
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各鈐
二十錠為道理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
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遠礼法則
朕亦不汝貸汝往勉勉之
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
命致事
上因諭侍臣曰資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率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艱難事有利於國

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圖任舊人而資老病朕
不欵更煩以政故優之是日賜資白金百兩鈔二
萬緡綵幣二十表裏命户部護其家護賜資勑曰
卿事我
皇祖
皇考今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于六卿遭遇
如斯可為盛矣蓋卿有質實之資剛直之氣志之
所驚惟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不畏強禦雖
怨於已而不暇顧雖害及於已而不知避可為忠
貞篤實之臣矣朕初嗣大統嘉與老成共圖治理
剏肇建儲副薦資贊輔顧卿抱疾累歲步趨惟艱
不忍強勞以事今特陞為太子太師俾致仕歸鳴
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早暮相聚勞勤
艱苦何可勝言今太平無事當相與共樂於安逸
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于懷哉今命户部悉兌卿
户内賦役卿歸休鄉里強飲食慎醫藥優游自適
以娛暮齡以副朕眷懷　進少傅兼吏部尚書寵
義為少師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為少傅
俱兼戸部尚書夏原吉為少保
仍兼原二戸太子少師礼部尚書呂震為太子太
保仍兼礼部尚書太子賓客都察院左都御史劉
觀為太子少保仍兼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兼詹事
府詹事吳中為太子少保兼工部尚書俱給二俸
賜原吉繩愆糾繆圖書諭勉之如寵義等

丁亥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詰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曰卿三人及褒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
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
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所親信亦
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
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絶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
各謂永久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
以為戒君臣一体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
安遂取五人詰詞
上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
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
曰此
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悦

辛卯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
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
屯田
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来所司
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
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
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遠者處重
法

戊戌

以火傳薰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奬諭曰覽卿所奏藁朕以仁助朕為
唐虞之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誠忠良

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慮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
譴責不肯進言今覽所奏朕甚切喜足慰於秉但
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
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絲幣二表
秉宝鈔二千貫實章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

己亥

上即位来　朝復其爵至是以疾卒

上悼惜之賜祭賻贈命有司具官斂給驛舟歸其喪

十二月壬寅朔

庚戌刑部尚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
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鞫獄
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
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
不明其情而任己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
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
獨自己當存矜恤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
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垂迓為慮朕不難於從
善也　故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今忠子達来
朝時達甫十余歲
上召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
先帝於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於春宮篤厚誠謹良
有裨益今朕即位而忠獨早歿因慨歎久之遂命
吏部授達翰林院檢討月食其禄俾歸進學俟年
長召用是日召故吏部侍郎許思温之子俊亦至
授太常寺贊礼郎俾進學翰林以待用思温初為

比平按察司副使從
上効守城之勞蓋
上於舊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辛亥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
門西序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
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
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
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
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
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
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為臣
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飭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
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癸丑賜咸寧公主孳牧馬五十匹　罷海子至
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旁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
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徃来巡視禁民不得
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
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
與民共朕之心凡有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
吝況山澤所産哉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讌身殁大學士楊榮工部
尚書勅曰茲為胡虜梗花累犯邊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為
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
率太師徃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
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大軍在外朕又遠遠膝下及其崩殂兇孫
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為報國報
先皇帝恩德獨為果斷致有今日家國寧謐
宗社尊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當重賞
暴者哀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白
金五十兩綵幣表裏各十宝鈔二萬貫白米二十
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具支全支
尚書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榮同幼孜亟從
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
未抵賊巢而步卒多艱且謀言賊已遠遁遂令班
師及中途
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林川中官馬雲等皆倉
惶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
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殯斂庶為允當衆曰諾
或有欲以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者榮等曰誰
敢爾
先帝在即稱勅實天而稱勅詐也獲罪非輕衆皆曰
此言良是榮等乃令中官備以
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啓
皇太子雲等從之既作啓遂以屬榮及以監海壽馳

報

皇太子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

上嘉歎良久乃降勅奬諭云

甲子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等来朝各上章言事

上諭之曰朕所以求言者蓋欲聞民情休戚吏治賢否比来言者多牽末節細務於民情吏治鮮及之蓋文且塞責而已甚非朕意爾等方面大臣當有体國憂民之心宜為朕牽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稱爾之職遂命禮部會議澤等所言以聞

仁廟聖政記卷之上終

仁廟聖政記卷之下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門朝群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

上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群臣及海外諸國皆来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見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覩

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四人曰礼過矣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故有是命

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
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受直
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
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
等通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
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群臣曰朕惟天地以生物
為德人君以安民為務設官分職簡賢任能取以
相成其功朕祗紹洪圖仰惟
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惓体
上為治嗣位之初蠲通負赦有罪不忌之務一
切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於天下安
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
文武群臣之責尚思勉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
庶務布政司受任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其
竭忠殫慮以安黎庶銓選必責人賦稅必有常礼
教必脩明兵政必振奉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樽節
凡百政令必勤審度以存恤為心內外相承興利
除害休息以蕃其生勸課以厚其本興學勸士以
正其俗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先足礼讓成風
匹夫匹婦咸得其所斯為稱職咨爾武臣都督掌
國之軍政都司控制一方衛所遍圍各有信地其
悉力戮力以衛國家簡閱訓練必公必勤紀律部

任必嚴必肅器械必堅利城堡必脩繕粮芻儲峙必足於用巡邏瞭望必謹以備使奸宄屏迹吾民安於無事其要以撫養軍士為本卹其飢寒念其疾苦用之萬全斯為稱戢至於風憲為朕耳目朝政闕典吏治得失軍民利病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不舉人咸樂生斯為稱戢夫居臣一体上下相須朕勉於脩德爾尚勵於忠貞弼成治化以躋斯民於雍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飭不以小人偪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罰先教化不以貪黷勞士卒爾尚体於至意以稱戢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乃若驕盈縱恣朋比用事貪暴掊克漁獵吾民或阿諛從吏務為容悦庸庸何位無補於時黜陟之明賞罰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欽哉

丙子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黄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内制陞南京通政使古朴為南京戶部尚書南京礼部左侍郎蔚縯為本部尚書南京大理寺左少卿湯宗為寺卿士奇辭兵部之戢不聽　贈故詹事府少詹事鄒濟謚文敏善述謚文淵濟字汶舟餘杭人初為縣學訓導累官平度州知州預修

太祖皇帝實録陞礼部儀制司郎中從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征安南掌奏記還陞廣東布政司右參政生事左遷吏部郎中尋擢左春坊左庶子秩滿陞詹

事府少詹事未幾卒于官為人和易不見崖岸於
物無忤蕪通老釋之學善伺
上意寵遇特厚善述字好古天台人由桂陽州學士
陞國子助教擢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右贊善以疾
卒于官為人淳厚質實學識端正耿介恬靜不為
阿附左春坊於文事多所啓沃至是
上追念二人贈官賜謚命有司立祠墓側歲以春秋
祭之

丁丑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及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俱奏辭
尚書一俸從之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謚身殿大
學士楊榮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危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瞻奉
凡莚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為過多卿等其勿辭榮
榮等復叩首請曰臣等祗事
上日朕非有所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戊寅封後府右都督李賢為忠勤伯賜璽書曰
爾昔恭順天道歸我
皇祖繼奉我
皇考之命以書學侍予晝夜惓惓小心諄切久而不
懈予念爾未嘗忘今朕纘承天位圖報前勞雖嘗
進爾祿位而未愜朕志今特封爾為忠勤伯食祿

千一百石勑吏部賜爾詰命尚強醫藥力飲食願
養精神益膺受福以副朕眷待之意賢韙卑人舊
名丑驢元末官至兵部尚書洪武中歸附賜姓名
李賢以禹燕府譯文侍
上恭慎久而逾篤擢紀善
太宗皇靖内難以功累陞都指揮僉事
上即位再陞後府右都督至是賢年将八十病劇
上聞而憫之遂有是命
己卯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戡務朕欲必得
學行端謹老儒数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
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 縗對遂
命吏部召縗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
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
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
此封識進来未幾縗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吏部尚
書蹇義言學録楊敬訓導何成皆敦實即授敬翰
林院編脩澄禮科給事中命三人皆於弘文閣與
進同事云
辛巳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
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
閭巷有馬千百為群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
蕃息
先帝嘗聽民間皆出馬然有急於官馬孳息故民不

暇於其私今宜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
及私從容寬假之久庶幾可庶民安物阜今後民
間蓄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為令又令大學
士楊士奇等曰須以詔書行之
壬午勅禮部太常寺臣曰欽惟
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
上天肇興
皇業
皇考太宗文皇帝中興
宗社再奠寰區
聖德神功咸配
天地易曰殷薦
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
皇祖
皇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
天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範萬世如勅奉行
癸未以大祀南郊
上御奉天門文武群臣受誓戒畢
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潔則致誠
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以孚達
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体朕心敬亮天工仁恤斯
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欽哉

甲申勅湖廣都指揮使司曰
皇考太宗文皇帝建大嶽太和山宮觀上以資福
祖宗下以祈福四海近命湖廣右參議諸葛平提督
巡視其兌均州一千戶所軍及餘丁雜泛差役存
留在州聽參議諸葛平及千戶朱翀提調遇宮觀
損壞隨即脩理溝渠道路有壞亦即整治爾等其
敬承之

丙戌大祀
天地於南郊
上遣御奉天門文武群臣行慶誠之禮頒詔中外曰
朕惟君國之事道
天為大事
天之寶恤民為本我國家

聖聖相傳
太祖高皇帝肇基垂統弘靖萬邦
太宗文皇繼志守成德威廣被天下無事生民又安
六十年於今矣是皆
祖宗功德之盛
天地祐祚之隆肆及耿躬
祗慎上帝
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式嚴昭事庶臻康濟謹於
本年正月十五日恭祀
天地於南郊肸助相群工駿奔
三寶交悅百順介祥嘉與臣民均應慶澤一應合行
事宜條示于後一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
有司宜加勸課在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

巡督毋為虛文務臻實效一祀典神祇皆為保庇
生民有司奉祭務在誠敬不許褻慢一天下嶽鎮
海瀆及各處山川社稷等壇帝王陵寢先聖先賢
忠臣義士旗纛城隍祠廟務須潔淨遇有損壞隨
即脩理仍禁約樵採牧放一軍民之間有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令該上司審覆明白具實奏聞以憑
旌表一軍民有鰥寡孤獨及尊廢殘疾無依之人
所司常加存恤依例廩養無令失所一有廉潔公
正賢良幹濟之人未曾出仕或在下僚听所在官
司薦拳務得其材實行以憑擢用仍戒徇私濫拳
若驗不中或後犯贓罪拳者連望一文戝官員
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有犯事充辨
事官及吏典承差者並送吏部隨才授戝但犯贓
罪不在此例一武戝官子孫除應襲外其余子弟
果有德行才戝可取者聽所在官司拳薦以為擢
用如有濫拳或後犯贓罪拳者連坐一文武官有
因公幹在途病故者所在官司即以礼棺斂遞送
還鄉官為依律應付脚力送回勿令失所一官員
父毋年七十之上家無丁力或去任遥遠不能就
養者許明白具奏放回侍養侍親終起用若不得
離戝願分禄於原籍支給俸養者聽一內外文戝
官離家年久者許明白具奏挨次給給回还原籍
省親祭祖一文戝官年七十之上不能治事者許
明白具奏放仕若無子嗣孤獨不能自存者
有司月給米二石養其終身一自洪武至永樂年
間有充軍擺站等項後因拳保復起為官或見任

或在任病故或以礼去官皆免于孫補役見任年七十之上筋力衰憊者聽其致仕開豁軍伍於戲郊禋致誠所以仰荅靈貺陽春布德所以順体乾元迎尊至和蕃育庶品尚資有位咸懋乃官推其仁愛之誠輔我太平之治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王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刋布

上親製序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神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変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示警皆有惕厲脩省之誠未嘗忽也此編明於天人之除審矣朕嗣承天序祗若天道動靜云為恒慎諸此肢肱大臣與國同休欣戚相均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遠夫吉凶之幾亦庶幾其燮理之助云

己丑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以畿之民困於牧養官馬乃建白請令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孳生准民間無者追陪都指揮使布政使按察使及衛所府州縣各衙門正官給兒馬佐二首領官給騍馬俱從太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內之民

上命與群臣議之既而慶復奏群臣所議皆同遂下

令榜示中外凡官員至京者給與兵部給馬時朝覲官在京已給者過半有近臣再三為
上言事体不便者
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遂勅兵部曰初辟臣所議本欲便民今審思之誠有未當蓋国家以禄待士使牧民也今以馬責其孳牧非惟失礼臣之体将有廢斥貽害無已遂使廉者難保其操行貪者得假此擾民況已下詔寛恤民間牧馬令二歲納一駒豈復於官一皆牧馬總約不及数千其於朝廷補益幾何今朝覲官但已領馬者就依洪武中欽給官馬例給之不問孳息未領者息止勿給

庚寅權增市四門攤課程先是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會卽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欲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為法欲之請於市肆各色門攤内量度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艱得鈔則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毋為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者暫行禁止　改兵部左侍郎孫特為南京太常寺卿
上憫特年老以太常寺簡特優逸之　以廣西按察使曹本為兵部左侍郎前工部右侍郎張信為兵

部右侍郎信先坐事謫交阯至是
上念其才召還復用
壬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任久者今皆念邊卿
展省其得詰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
賓客之費往還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
外有餘皆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
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
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
令
癸巳遣官致故工部尚書宋禮命有治墳礼卒
於永樂二十年七月至是以尚書呂震言朝廷恤
典未行故有是命
乙未勅平江伯陳瑄曰官軍運粮遠道勤勞寒
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浅之費而粮米耗折所
司又責陪償人情難堪洪武中有令許運粮官船
内附載己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
當
丁酉分南京番守左衛所豁聚宝通濟王陽朝
陽太平五千門五千户所官軍設番守左衛左右
中前後五千户所守北京正陽順承二門南京番
守右衛所轄三山石城清凉定淮四門四千户所
設番守右衛左右前後四千户所守北京平則西
直二門南京番守中衛所轄金川神策鍾阜儀鳳
四門四千户所官軍設番守中衛左右前後四千
户所守北京東直門南京番守前衛所轄江東馴象

安德鳳臺方橋夾江上方高橋八門四千户所官
軍設番守前衛前後中左中右四千户所守北京
文明門南京番守等衛所轄滄波麒麟仙鶴姚坊
觀寧佛寧上元金川八門四千户所官軍設番守
後衛右前後中左四千户所守北京聽信安定二
門盖南京番守五衛官軍皆先調其半於北京分
守城門至是始改設衛所云
戊戌擢解禎期為中書舍人禎期前翰林院學
士縉之從子縉坐事下獄籍其家産徙邊至是召
還以禎期嘗工書故擢用之
己亥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
行應天鎮江等八府察民利病賜勑諭曰朕柢奉
鴻圖君臨兆庶惓惓夙夜康濟為心而南方諸郡
尤廑念慮誠以民衆地遠情難上通今特勑爾等
巡視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湖州杭州嘉興八府
其軍民安否何似何弊當去何利當建審求其故
具以實聞爾等必公必勤毋徒苟應故事庶副朕
憂憫元元之意欽哉　贈故左春坊左賛善兼翰林
院編脩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賜謚文靖遣官賜祭
汝玉長洲縣人自翰林院五經博士進右春坊右
賛善兼翰林院檢討坐事謫戍邊時
上在東宮特宥之命為翰林典籍後右春坊右賛善
陞兼翰林院編脩坐累下獄死汝玉少從楊廉夫
魯道原治春秋元未嘗舉鄉貢文章筆劄清粹典
則然為人附勢近利在春坊多所干請
上嘗厭之至是念其文學啓益之功故恩意加厚云

二月辛丑朔

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揔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享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揔兵官鎮遠侯顧興祖佩征蛮將軍印遼東揔兵官武進伯朱荣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佩平羌將軍印交阯恭將荣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叅將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戢繳回

壬寅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享叅將都督沈清及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曰去冬以来虜寇動靜無聞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未審此寇今在何處盖慮多譎詐卿等宜思患預防往者天象有警已勅隄備今長安嶺守関指揮奏韃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隰寧驛刼掠不審是何部落遼武進伯朱荣亦奏兀良哈韃靼欲来賣馬又哈密近遣人進硫黄從前不聞哈密産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縁此数端皆須計慮虜中既有硫黄則制造火器不患無人徉遇戰鬪亦須有備大同宣府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宜整搠軍馬晝夜嚴切隄備令各城池屯堡収拾堅固各開隘口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細瞭望毋頃刻怠忽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勅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体嚴備

戊申祭

太社太稷奉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
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配神命礼部永為定式
贈交阯布政使司左參政馮貴為本司左布政
使右參政侯保為右布政使貴率進士初為給事
中
太宗皇帝嘉其才陞交阯布政司參議又陞參政貴
在交阯屢以土兵破賊後土兵悉為中官馬騏所
擾貴追賊戰於現縣死之保守黄江堡賊犯堡保
力拒之数月不支亦死事具永樂實録至是尚書
黄福聞于
上遂有是命
甲寅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
上問輔所至親故加恩輔以信對遂有是命
以久旱得雨封大青龍神為弘濟大青龍神小
青龍神為靈顯小青龍神賜名所居山為翠微山
命禮部歲以春秋仲月遣順天府致祭遂遣成國
公朱勇諭祭神曰朕惓惓一念憂閔黎庶今東作
之初雨澤不降春耕不遂何以粒民爰禱于神以
祈甘霈曾不踰日雨及公私神之福民厥功烜赫
今特封大青龍神小青龍神為弘濟大青龍神小青龍神為靈顯小青
龍神賜龍所居山民翠微以彰神灵仍勅有司春
秋致祭著為常典尚其益弘顯化永福兆民蓋平

門則外三十里廬師山有禪世傳有大小二青龍
沒不時遇旱致祷輒雨及是久不雨命劉淵然
等祷皆不應遂即是祷焉雨隨注故有是命
丙辰
戊午陞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為太
子賓客仍兼祭酒命致仕賜勅諭曰卿以文學事我
太宗皇帝首居翰林継陞諭德輔朕春宮未幾陞掌
監學
先皇帝之寵儒者與儒者之遇
聖明皆至盛矣而卿居太學不歲数寢召入翰林耽
史事效勞滋多朕嗣位以来篤念舊人而卿以疾
不見者数年昨因命卿侍皇太子講讀乃聞卿疾
日增帶任厥勞朕用憫焉特進卿為太子賓客仍
兼祭酒致其事還卿已勅户部免卿子孫雜泛差
役令侍卿終身卿其端志坦懷以率卿里優游桑
梓以樂余年用副朕始終礼待之意欽哉
庚申擢蹇荃為尚宝司丞命食其禄進學于家
荃少師兼吏部尚書義季子也　大理寺少卿弋
謙言五事涉矯激過中
上覽之頗不懌禮部尚書李震等大理卿廣謙交章
論奏謙永樂中過失都御史劉觀又令十四道御
史劾奏謙誣罔
上悉不聽而謙在朝行惴惴若無所容遂命謙專治
戕事免朝参
丁卯謫吳科給事中劉渙充吏交阯以渙奉命
鎮交阯不俟代輒還也

三月辛未朔

壬申陞前光禄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徐州人以儒發身居家事母孝母病籲天求以
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小遂超陞是
戝　擢行人司右司副張洪為翰林院脩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於賊
不屈而死礼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天有旌褒之典
況大臣捐軀為国可不加褒恤其贈儁為太子少
傅令翰林定謚遣人祭之翰林奏儁謚節愍
上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国不能成功則惟守
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禄固位之計国
亦何賴

甲戌

上恩先朝舊勞贈故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
為少師賜謚忠襄北京行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墨麟為少
謚文簡兵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王鍾為太子太保謚僖敏
保謚榮毅户部右侍郎儀智俱為太子少師賜謚
禮部尚書鄭賜左侍郎許思温為本部尚書
文安智謚文簡吏部左侍郎許思温為本部尚書
北京行部右侍郎楊泰北京行太僕寺少卿孫隆
俱户部尚書前北平布政參議司贈吏部左侍郎
成雄兵部左侍郎盧渊俱兵部尚書渊謚恭順刑
部左侍郎盧祥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陳壽右
侍郎鄭剛北京行部左侍郎康汝揖通政使司通
政使賀銀俱工部尚書壽謚敏肅贈應天府丞張

執中為本府尹賜北京行部尚書朱濬謚榮愍命
禮部遣官賜祭　陳壽隨州人永樂初舉鄉貢下
第入太學擢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山東參政六年
尚書夏原吉言其賢召為工部左侍郎壽有學術
內仁外和居官小心勤慎所至以恤民為務初侍
上監國南京日以兵民所困入啓
上悉為寬大壽間言曰　殿下推廣
上德以及黎庶此當然事惟比来左右干恩澤者多
恐累明德宜抑之深見嘉納嘗啓事退
上目送之顧侍臣曰此侍郎中第一人後坐累下獄
家具蕭然不給朝夕焉有饋之者拒不受既卒喻
年家人啓殯客色如生云張執中山西靈石縣人
洪武二十五年自太學生授前北平都司都事
後陞本司經歷永樂元年論守城功陞北京行部
郎中尋陞應天府丞其金忠等事見永樂實録初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謚賀銀預
焉大學士楊士奇等覆奏
上曰此數人皆在
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二裏一致者有游歷
艱難始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札賢厚終之道
但朕意未嘗及銀蓋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
謚如加銀惡謚又過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
制謚正為定諭美惡以示至公卿等宜盡心焉
丁丑冊張氏為敬妃冊文曰帝王之政必始乎
內治平之效必本於家朕恭紹鴻圖致隆化理稽
昔妃嬪之淑率由貴德之門咨爾張氏乃祖榮國

忠顕公勲行之崇表時碩望乃父太師英国公文
武之佐為今元功肆爾敏秀閨闈稟德柔惠步履
中珩璜之節言動謹圖史之規錫之褕翟之榮俾
叅軒龍之副今特封爾為敬妃於戲統御家邦朕
有閔睢樂得之美輔賛宮閫爾懋鶏鳴相成之賢
惟謙以育德惟善以裕躬惟順以協睦宗姻惟恭
以相成椶杞求緩寵禄光我訓辭欽哉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群臣朕以眇
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繁殆難獨理
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
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計未嘗不欣然听納言之
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群臣所共知
也間因大理寺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
事朕一時不能悉之於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
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听令謙竝
戝但免朝叅而自是以来言者蓋少豈以為無事
可言歟抑懍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今自東不
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
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為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
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居子之
道自勉攄其嘉謀嘉猷凡於国家軍民利有未興
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
為戒而有所諱焉幾居臣相與之義戈謙朝叅如
故

庚辰命礼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
朱能金郷忠壮侯王真火師榮國恭靖公姚廣孝

配享
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廟庭

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庾譓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敎民敢嫁禍良善者輒餘造誣罔以誹謗為說罣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数日間覽此風又萌夫治所遵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況今所急在於通下情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

上諭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絶其祖宗父母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不孝之罪須懲治令後有自宮者不必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須嚴切禁止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

三月己丑　趙王高燧之国彰德陛辭賜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綵幣九十表裏鈔二萬錠良馬十匹鞍二副賜其衛送官軍鈔指揮人二十錠千戶人十六錠軍人十

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為恭將往交阯與榮昌伯陳智同掌軍務

丁酉以奉
太宗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廟享及升功臣配享預告
五廟其祝文曰孝曾嗣皇帝
敢昭告于
五廟太皇太后曰茲惟孟夏祗循時祀仰惟
皇考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
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大齊聖文皇后礼當廟
享謹以四月初一日恭請
皇考
皇妣同諧
太廟祀礼既成仍請
皇考
皇妣還御几筵稽諸禮典宗廟之祭皆有功臣配享
謹遵成憲恭考功行加封荣国忠顯公張玉為河
間王進謚忠武金卿忠壯侯王真為寧国公加號
効忠加贈荣国恭公姚廣孝為少師及東平武烈
王朱能配享太廟以為常典謹用告知謹告預告
太宗文皇帝
仁宗文皇后其祝文
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奠其故父荣国忠顯公張
玉其文曰朕惟聖君明主之與咸有文武英傑之
材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成大功雖或未得生同
富貴而歿必陪其祀享此古今之通規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　天應人載安

宗社亦賴卿等秉義懷忠一心為国奉天靖難之際
發謀舊勇百戰當則斬將搴旗所向風靡暨大功
垂成捐身陷陣惟所在視死如歸中精貫于日星
功烈揚于竹帛雖在
先朝極其褒卹而考厥勳行未愜朕懷今特加封卿
為河間王進謚忠武散官勳爵如舊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于
廟羙靈如在永永歆承　遣成國公朱勇祭其故父
東平武烈王朱能其文曰朕為聖君明主之興咸
有文武羙傑之材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成大功
故生則同其富貴歿則陪其祀享此古今之通規
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
天應人載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賴卿等同心同力輔成
大功而永世有賴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于
廟羙靈如在永永歆承　遣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
祭其故金鄉忠壯侯王真其文朕惟聖君明主之
興咸有文武
興詞與張玉文畧同雖在
先朝極其褒卹而考厥勳行未愜朕懷
遣尚書宝司少卿姚繼祭其故父榮国恭靖公
姚廣孝其文曰朕惟聖
傑之材相與合得協謀定大難成大功故生則同

其富貴歿則陪其祀享此古今之通規也朕
皇帝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
天應人載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卿等同心協賛而來世
有賴今特加贈卿為少師散官勲爵謚號悉如舊
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于
廟廷靈如在永永歆承　陞翰林院學士楊溥為太
常寺卿仍兼學士
戊戌命諸司在北京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
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　改礼部左侍郎胡濙為太
子賓客兼南京国子監祭酒
四月庚子朔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
山百户鮑麟私遣士還家致為達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勅諭榮曰夫
將者士卒之表為將能廉公勤慎紀律正號令肅
斯下人有所禀承無敢縱恣總兵又將諸之表能
慎知已誰敢不慎朕即位以来夙夜惓惓以邊務
為心屢勅總師厳督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
畧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由總兵之人不体付託之
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関隘壯士健卒擁衛
左右飢寒窮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望守関口上
下相師成風軍務都不留意是以冦奄至而不覺

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之人亦復何顏鄉先朝老成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律遠斥堠慎守脩躬勤率下毋踰前失庶副朕委任之重近湯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酋將士咸論功行賞薊州虜酋入境刼掠人民其總官兵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祿并諭卿知之

壬寅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粮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

天命之重下念民生之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冀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涝年穀無收今之秋成猶未可必民乏衣食有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郡縣之官漠不加意而又有科買之擾豈稱為民父母之道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粮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料除京糧仍納外其余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欺隱若實無見物而先已虛報在官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數虛報之數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之道毋縱貪刻以重困之庶幾副朕閔恤黎元之意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道路所過民情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

内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
義所對亦然
上坐兩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其今
年夏稅及秋粮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
曰
皇上俯恤民窮誠出於聖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
上曰姑待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
司慮国用不足必特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
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楼書詔
上覽畢即命用璽已遣使賫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
或言地方千余里其間未必尽無収亦宜有分別
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與民寸寸計較耶
丙午賜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朕惟祖孫父子
於天倫最重是以祖之於孫父之於子其親愛天
下莫加焉親愛之而期以富貴壽康盖天下之同
惟而惟民所以長保貴富壽康之道以期之者聖
人之心也爾為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山疑粹美
皇考最所鍾愛鞠育提訓朝夕膝下誠以爾為遠大
之器而可副以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
皆聖人之至道帝王之大經恩德廣厚辟諸天地
之化豈易名言廼永樂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
將發子孫咸在

天顏穆清顧爾謂朕曰古之令主於盤盂劒几皆有
銘用自警也人之行莫大於中正況為人之上者
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為寶押師還製以賜之俾
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
皇考賓天朕以承遣命正大統冊爾為皇太子皇太
子者天下之本係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
皇考成志製為寶押以授爾其懋敬之哉中正体用
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源於此隆
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
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
靜云為無非德也而於君人者之施蓋又廣矣中
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乎內不慎其
發哉故以中正誠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
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
之言是聽則善道日聞而諂諛日退行賞以中正
則思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
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誠而俗化可
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君人
之道莫此為要爾懋敬之其篤念朕
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係
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上以親軍諸衛軍士多缺伍守衛皇城者不得更番
或經月不一歸家者命英国公張輔兵部尚書李
慶選京師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
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

時守衛軍三日輒有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
者
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
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
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須被賞賚此姑一時權宜
非為定制僕親軍補伍有人悉如舊慶曰守衛事
嚴散衛軍何可盡信
上歎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為人上在布德施
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為父子苟失
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国
蓋既往多有之矣慶不能對遂以京衛軍權助親
軍守衛
戊申命華陽王悅燿居武岡州悅燿蜀獻王第
二子素放肆不順為父所惡一日擅除所愛卒為
千户製冠帶給之獻王聞之大怒叱衛士梓至庭
罵之曰禽犢爾反耶杖之百余將械送於朝世孫
交堉懇求献王自治之得免械送猶繫其手足囚
之數月交堉又屢為救解乃釋之會朝廷召交堉
詣京師冠已行而獻王薨悅燿竊發府中帑藏悉
取貨寶交堉歸典守者白之交堉實不問悅燿反
誣奏交堉悖逆悉誹十數事意在去交堉則王位
以次及已勅召交堉廷辨未至而
太宗皇帝晏駕
上即位遣按察司副使余信廉察之信還悉出悅燿
上逐命交堉嗣蜀王而召悅燿既至猶執奏交堉前

過

上厲色曰爾兩人行事蜀人所共知不可掩況可欺
朝廷乎以庶孽而懷奪嫡之志天道果與之乎
宗廟神靈亦祐之手抵其奏於地叱之下悅燿惶恐
而退明日復入奏請授護衛指揮千百户子弟及
女户官并請以流官為世襲
上曰朝廷之制護衛官當陞降者從王具奏卽王安
得專之不聽已而
上諭侍臣曰鳶梟不可同處遂賜書悅燿曰爾與交
壻本一氣至親理宜同處今既情義乖遠同處必
至相傷湖廣武岡州民淳俗厚蓋善地也爾祿米
二千石支本色余於折鈔其体朕惇睦之心安意以
行仍賜紵絲羅各十五表裏白金二百兩鈔一萬
貫勑蜀王友壻令遣人送葬陽王家屬赴武岡完
聚其平日隨從之人悉還之須厚資給以盡乎叔
之道

戊申擢儒士吳訥為監察御史

己酉

庚戌鄭府長史司審理所審理正俞建輔言伏
讀制勑有曰為國以得賢為重事君以進賢為忠
臣竊以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實興之士卒
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材十無二三蓋有年
才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脩己治之人道
一旦僥倖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束手無為
戰事廢弛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
行審訪務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

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孝而國家得賢才之用

上諭礼部臣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人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塲取士南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数以聞

辛亥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都督郭義李通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李慶工部尚書詹事府詹事黃福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郭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濙太常寺少卿徐善渊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孝士曹榮左春坊左庶子陳山司經局洗馬張瑛戴論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述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誌等侍

皇太子謁祭

皇陵

孝陵

壬子

皇太子發北京

加贈故文渊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礼部尚書謚文穆胡廣為少師遣官賜祭其文曰卿德行之脩文孝之懿士林所重時譽卓然事我

皇考太宗皇帝在論思宥密之地十有七年請慎恭勤始終一節而兼輔朕於春宮小心直諒蓋踰一

紀雖哀榮之典已備始終而朕之懷賢未嘗已也
今特加贈卿為榮禄大夫少師靈爽加存庶其歆
服仍賜其家白金百兩鈔萬貫紵絲八表裏

甲寅

上念舊勞賜少師兼吏部尚書褒義勅曰襄朕監國
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時肇建
兩京政務方啟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翊君
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
咨嗟之意又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
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余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
茲以已意創業褒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
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国者良不易致
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艱体朕受卿
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
惟后非賢不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
往績惟茂來終是圖欽哉勅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曰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
務方啟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臣兼戎春坊
番侍左右贊朕庶務敷荅章奏籌畫之際適中惟
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国
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来嘉謨嘉
猷入告于内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
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
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
惟艱思保守之難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
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

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修
以成明良之譽欽哉
癸亥擢七十為行在鴻臚寺右寺丞七十韃靼
人通蒙古書都指揮李賢言於
太宗皇帝命教習番譯至是吏部尚書騫義言七十
元之故臣遂擢用之
戊辰命郎中李子譚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
祿等處專理軍機文書皆賜勑諭之曰朕命將禦
邊其軍務之殷重在嚴謹而文墨所寄尤重得人
今以爾等重厚達於文理特命往各總兵官處凡
其軍中機密文書從總兵同爾整理必謹慎嚴密
不可泄漏其總兵官調度軍馬發號施令等事爾
一切不得干預總兵官宜以禮待爾爾亦宜循守
守礼法不可輕慢庶幾協和相濟以成國事欽哉
五月丙午朔
辛未
上諭少師兼吏部尚書騫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
惟老成識治体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
政治之体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
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
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相與為
朋濟其於政事得失軍民病利畧不用心安在其
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
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
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
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癸酉勅行在礼部行在翰林院脩
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實録勅曰恭惟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元聖大德順
天應人君臨萬邦為臣民之主者二十有三年駿揚
武功則載奠
宗社一清海宇丕顯文教則興脩礼樂崇極治化至
仁侔覆載至明配日月上比隆於列聖下宜範於
萬年甫畢山陵未慊継述仰惟實録為有成書卿
等咸逮事
先朝戡典斯事往集賢俊博實稽簡書協恭纂脩務
尽精愨用宣昭我
皇考盛徳大業光華覆於無窮其以太師英國公張
輔以師兼吏部尚書襄義以保兼太子以傳戶部
尚書夏原吉為監脩以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楊士奇以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黄
淮太子以傳工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榮太
子以保礼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常
寺卿兼翰林学士楊溥為總裁侍讀李時勉侍講
羅汝敬俱以言事改都察院掌道監察御史
庚辰
上不豫召尚書襄義大學士楊士奇黄淮楊榮至思
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
辛巳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詔曰朕以菲德嗣

承
祖宗洪業君臨天下甫及逾年上惟
皇考太宗皇帝山陵未遠迫切哀誠下惟海内黔黎
彫瘵未復憂勞夙夜時遘危疾奄至大漸夫死生
者晝夜常理住聖同轍奚足悲念惟
宗社生民必有君主長子皇太子
奉神灵之統撫億兆之衆朕既臨御日浅息澤未
浹於民不忍寢苫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之
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服無禁嫁娶音樂
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本國各處總兵鎮
守倫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擅離戍守聞
哀之日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兌赴闕行礼
皇考太宗皇帝服制仍遵去年八月之令嗚呼南北
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嚮仰咸厲南京斯亦吾
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衆志凡中外文武群臣咸
盡忠秉節佐輔嗣君永寧我國家生民朕無憾矣
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是日
上崩于欽安殿宮中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礼
六月辛丑
皇太子還自南京至良鄉宮中發喪宣遺詔文武百
官常服行四拜礼宣畢率哀復行四拜礼中官同
礼部尚書捧遺詔赴盧溝橋迎諭
皇太子文武百官易素服出迎

皇太子礼部工部先於橋南設幕次香案皇太子至
常服詣幕次香案前行四拜礼跪聽宣遺詔宣畢
皇太子慟幾絶強起復四拜易素服墨翼善冠黑角
帶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
被髮詣
大行皇帝靈前五拜三叩頭哭盡哀宮中自
皇后以下皆被髮哭盡哀止
皇太子就喪次東見
皇后親王以次見太子畢各居喪次大斂畢報訃
各王公主頒遺詔於天下
是年七月己巳上尊謚曰 敬天体道純誠至
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九月壬
寅葬獻陵

上在位十閱月壽四十有八
上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至性
太宗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深所知愛
太宗初奉義靖難也屢請侍行
太宗顧
仁孝皇后曰北平根本所在居守之任匪輕世子能
得人心豈可暫離又顧之憂遂不敢復言侍行
上曰汝居守然後吾無内顧之憂
小人或說之於
太宗未嘗與辨惟勤自脩而終莫能問高煦高燧有
過
上每從容導諭使改左右或正之曰吾不為鄭莊愛

第也

太宗皇帝数督過高煚必為婉辭釋一日
太宗察見高煚不軌之跡怒甚
上復再三叩頭救解
太宗強從之已而嘆曰汝愛弟吾豈不知他日思吾
言無及矣
上終身愛之不變於宗室恩義得厚專志愛人始終
無間初在東宮脩悉民情既即位悉行所志每詔
書下軍民懽抃如旱得雨如渴飲食遇水旱
必裔致禱郡縣上言飢荒即遣人賑卹寬貸急民
之急恒若不及臨政務當大体未嘗計利恒曰能
推利以厚百姓國家將享大利焉明哲知人在廷
之臣其才行文學高下瞭然於心緩急用之靡不
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才必黜未
嘗以所愛惡移是非之公於用將帥取長棄短嚴
謹邊備不忘遠畧邊將陞辭每戒之曰民力罷矣
慎毋貪功生事夷虜至塞下順則撫之逆則禦之
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遠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棄
德寧過於厚惡賊吏屢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裕
己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故未嘗貸之重李校
敢薦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
樂聞直言所言切理多見褒荅間有咈逆雖輒齟
齬無幾輒悟更加賜賚喜怒或小過未嘗不悔既
悔改之不吝雅志儒術務李問諸經皆通於書尤
熟嘗曰為治不本此書雖或小康皆苟焉而已於
春秋歎曰先王之礼壞此書所繇作也卜筮不用

俗占法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
氏之說信之甚篤喜考古制度以求聖人之意贊
善陳濟博洽冠一時數侍論議退語其僚曰殿下
天資明睿非群臣所及孳問所得必見於行為文
章不事雕飾達意而止贊善王汝玉嘗言為詩有
法
上曰三百篇何所法哉無他嗜好初在東宮惟畜經
籍法書甚富閒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類儒者少
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或欽天所陳有諱避者輒
見窮詰既即位作臺禁中特自觀察而預言休咎
之應多奇中遇災變必警飭自奉儉薄恒念
祖宗創造之勤每事必問祖法如何又曰循祖宗之
法者當明
祖宗之心嘗集侍臣録太祖親製皇陵碑文授諸子
俾熟讀曰知此庶幾知保富貴又嘗命刻真德秀
大學衍義賜諸子曰為人上不可不知此書為人
臣不可不知此書在儲位二十年深明君人之道
是時天下皆嚮心暨嗣位勵志圖治推誠任人每
曰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施霈澤悉罷科買已逋
責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率蠲典增文武俸加軍
士食米脩舊政賜文臣詰勑予歸省告而歸省者
賜賚有制禁告誹謗申嚴自宮之禁及禁加人宮
屬刑屬餘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目以恤人為念
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
慈父崩號曰仁天下之公言云

仁廟聖政記卷之下終

吏部星字壹千壹百拾肆號勘合劄付壹道計叁件

壹件除授官員事類行後開衙門轉取各

前件依奉轉取長垣等縣主簿等官

壹件朝

覲事類行浙江等拾叁布政司并應天南北直隸府州各轉行按察司行太僕寺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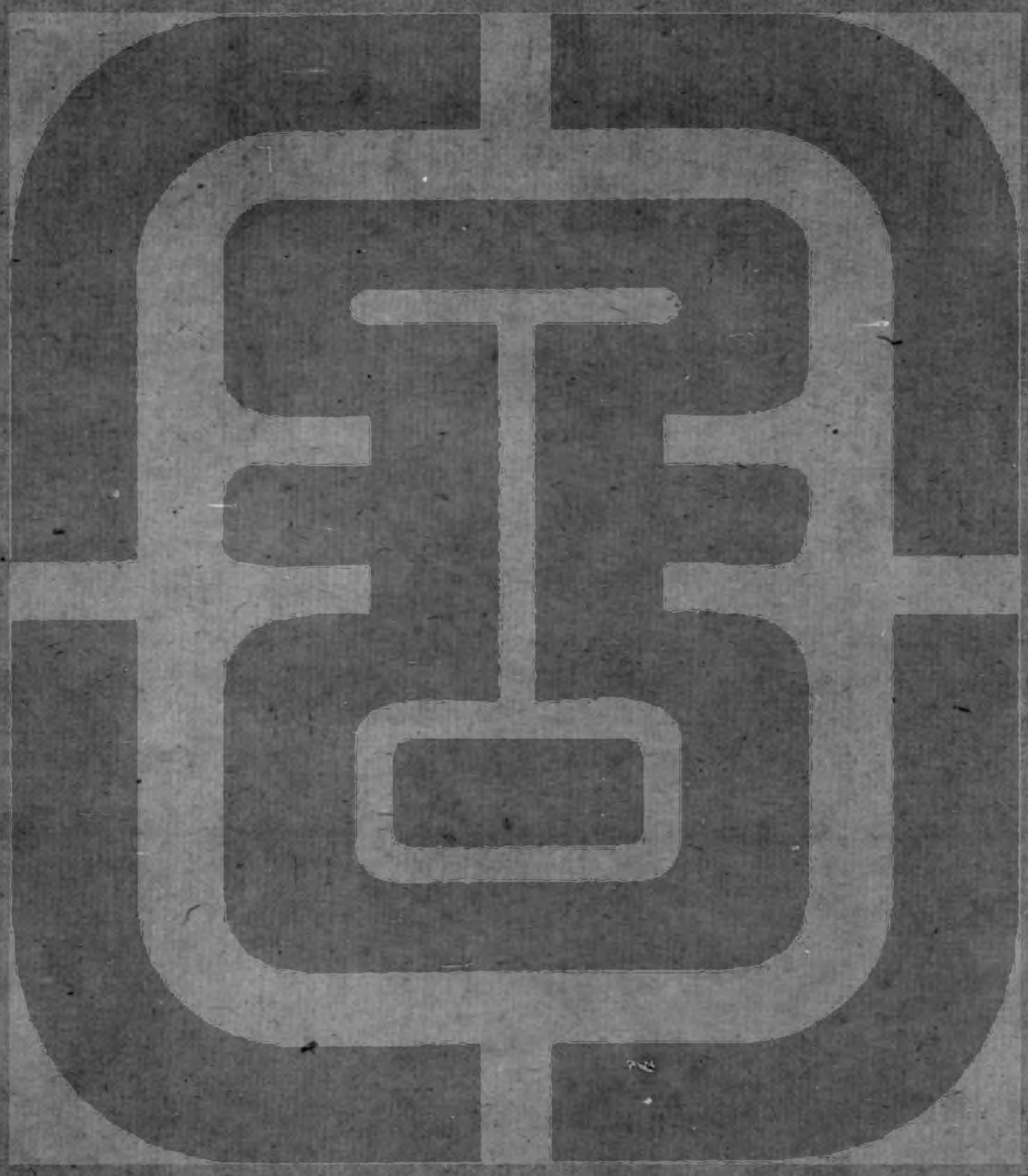
欽依內事理壹體欽遵出給榜文張掛曉諭禁施行

欽依事理壹體欽遵施行

前件依奉將告外考吏劉廷玉等到府候

壹件原不出仕比例告給冠帶榮身事類行

付前去煩為查照本

前件依奉轉行渭縣等縣願告官帶

回報訖